

由“听音为字”看“戏”“脍”“丫麻”

崔山佳

(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)

提 要 由于“听音为字”,明清白话文献与现代汉语中作为“性交”义的字有多种写法。从理据来看,“戏”字最准确。“女性的阴部”也有不同写法,“脍”字最准确。与“脍”有关的还有“丫麻”等,与“脍”同义,是隐喻用法。

关键词 近代汉语 方言 戏 脍 丫麻 听音为字

王云路(1996)认为把“买、汰、烧”说成“马大嫂”是人们利用语音上的联想而创造的新词,是为“听音为字”。这种现象古今都有。

语言事实确实如此,各地方言中因语音的变化,这种现象似乎更为多见。

1. “戏”及其他

明清白话小说中有“娘嬉”的说法。如:

(1)他听得陈府判差人请王瑞去教书,心中暗忖道:“……终不然我还是肚才弗如这娘嬉,人品弗如这娘嬉……”(《鼓掌绝尘》第 37 回)

(2)听得魏监出场,雌声雌气,他便口里狠狠骂道:“杀个娘嬉,何等勿好!”(《生绡剪》第 7 回)

石汝杰(2009:222)对例(1)中的“娘嬉”做了注释:“同‘娘戏’,通用于浙江北部的骂人话,比‘他妈的’更厉害些,有各种写法。”

说“娘嬉”是“通用于浙江北部的骂人话”不准确,因为《鼓掌绝尘》的作者古吴金木散人是苏州人,苏州属江苏,不属浙江北部,确切的说法应该是北部吴语。

也写作“娘稀”。如:

(3)(作打倒净,搜出银子介)银子在这里了,且饶你这娘稀的。(《清忠谱》第 4 折)

也写作“娘喜”。如:

(4)(付背介)介贼娘喜个!我答宁波慈溪驼子一百两银子当畅一景个事,个个

贼毬嬉个全然弗拉心上。盖个嬉丫麻个！（《缀白裘》第3集第1卷）

更多的写作“娘戏”。如：

（5）那皮匠又赶去陈公子身上狠打上几下，道：“娘戏个，我千难万难讨得个老妈，你要戏渠！”（《型世言》第27回）

（6）皮匠便说：“个娘戏！阿答虽然不才，做个样小生意。阿答家叔洪仅八三，也是在学，洪论九十二舍弟见选竹溪巡司，就阿答房下，也是张堪與小峰之女。咱日日在个向张望，先生借重对渠话话，若再来张看，我定用打渠，勿怪粗鲁。”（《型世言》第27回）

（7）书童又把钱公布假牌事一一说与，那皮匠道：“这贼娘戏，他到得了银子，惊得我东躲西躲两三年。只方才一惊，可也小死，打杀得娘戏好。”（《型世言》第27回）

还有单用“戏”字的例子。如：

（8）那皮匠又赶去陈公子身上狠打上几下，道：“娘戏个，我千难万难讨得个老妈，你要戏渠！”（《型世言》第27回）

（9）皮匠便跳起道：“放屁！你家老妈官与人戏，那三五两便歇？”（《型世言》第27回）

浙江宁波也有此骂人话，如宁波市区、鄞州等。奉化方言常说“娘戏煞”。

上面的“稀”“嬉”“喜”都是“听音为字”。在吴语的一些方言中，上述几字语音上差不多，但细究起来，“戏”更为确切。“娘稀”的“稀”一般作形容词，但“稀”在这个组合中不知所云。“娘喜”的“喜”，对象也太广。“嬉”与“戏”两个字音比较接近，而且很早就已经同义。如：

（10）孔子为儿嬉戏，常陈俎豆，设礼容。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

这里的“戏”义为“游戏；逸乐”。《汉语大词典》收有“嬉戏”一词：“游戏；玩乐。”如：

（11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，游敖嬉戏如小儿状。（《史记·律书》）

（12）石（元石）既克城，意益骄怠，置酒嬉戏，无警防之虞。（《魏书·郑义传》）

（13）不如同异两俱冥，得鹿亡羊等嬉戏。（宋苏轼《谢苏自之惠酒》）

（14）它们像一只只墨蝶，在嬉戏，在追逐，全不知人间伤心事。（徐迟《火中的凤凰》）

这样从理据来看，“嬉”似乎比“稀”“喜”更贴切。

石汝杰等（2005:651）罗列“戏”义项有六，其四是：“调戏。”如：

（15）他今日又来戏我，我骂将起来，方才走去。这般恶兽，还要相交他怎的！（《欢喜冤家》第1回）

石汝杰等（2005:456）收“娘戏”，注释为：“詈语，他妈的，狗日的。”石汝杰

(2009:222)解释例(5)的“娘戏个,我千难万难讨得个老妈,你要戏渠!”说:“他妈的,我好不容易娶了个老婆,你要调戏她!”石汝杰(2009:232)也对“娘戏”做了注释:“骂人话,类似‘他妈的’。戏,玩弄,调戏。”石汝杰(2009:234)对例(5)的“你要戏渠”做了注释:“戏,调戏。下文还有‘你家老妈官与人戏’。”总之,石汝杰认为“戏”就是“调戏”义。

上述对“戏”的解释,可能来自《汉语大词典》。《汉语大词典》“戏”义项二是:“开玩笑;嘲弄。……亦指调戏。”如:

(16)一日,丹忱以手戏之,素娥严拒不受狎。(徐喈凤《会仙记》)

上例中的“戏”确是“调戏”义,但例(8)(9)中的“戏”不是“调戏”,而是比“调戏”更进一步的动作行为,即“性交”。同时,例(5)(6)(7)中的“戏”也是“性交”义。又,例(1)(2)的“嬉”、例(3)的“稀”、例(4)的“喜”也应解释为“性交”。正因为此,用为“性交”义的本字应该为“戏”。

白维国(2011:1658)罗列“戏”的义项有四,其四是:“性交。”如:

(17)我如今也不戏了,待你睡一睡,晚些好和他征战。(《绣榻野史》上卷)

(18)他白白的戏了你的老婆,你也戏他家的牝才是。(《绣榻野史》下卷)

例(18)“戏”后面还有一个“牝”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“牝”注释是:“雌性的(指鸟兽,跟‘牡’相对)。”但《汉语大词典》“牝”的义项有八,其二是:“牝户;阴户。”例(18)的“戏”更明确地是指“性交”,而不是一般的“调戏”。“戏”解释为“性交”是正确的,但白维国(2011:1658)例句太单一,只举一部作品。其实,明代白话小说中,“戏”的这个义项有很多例子。

白维国(2015:2269)中“戏”的义项三是“性交”,例句也是《绣榻野史》。

也有人把“性交”义的“戏”写作“细”。如:

(19)不意话犹未了,只见一个小茶房走来,对着仲芳道:“叹喙,那处没寻到,叹喙,你先生还在这里,娘个细劈,船主叫请买办呢,快点儿上去罢,叹喙,细劈,急的狠呢。”(《冷眼观》第17回)

石汝杰等(2005:648)收“嘻”：“略开一缝；咧(嘴)。”字又可作“嬉”“喜”“鬪”“戏”。这是动词，因“听音为字”，居然有五种写法。元明清时期，就某个名物或其他，写作不同的字是常见现象，那么就“性交”义的动词，写作“嬉”“稀”“希”等就不足为奇了，但这些“听音为字”的字，就其“性交”义的理由来看，都不准确，而“戏”则是确切的。

由上面可见，“戏”有的写作“嬉”“稀”“喜”“细”，还有下面要说到的“希”，从理据来看，应该是“戏”最准确，它单独就有“性交”的意义，而“嬉”“稀”“喜”“细”“希”等是因为不懂方言用法，而用同音字音近字代替，是“听音为字”。“嬉”虽然在古代

有的义项与“戏”同义,但“戏”后来引申出了“性交”义,而“嬉”没有。这可能与“嬉”有“玩”义,“戏”有“调戏”义有关,即“性交”与“玩”不如“调戏”在语义上更接近。又因为不懂方言义,把上面几例的“戏”解释为“调戏”也是不对的。

另外,朱彰年等(1996:474-475)收“嬉脬”：“〈动〉男女性交;牲畜交配。”如“娘嬉脬”(骂人话),俗语有云：“乡方处处别,吃饭呕嬉脬”“头发秃顶,嬉脬背命”。但“嬉”在古代文献中没有单独作“性交”解释的用例,而“戏”却有用例,所以应该还是以“戏”字为好。

汉语大词典编纂处(2010)未收“戏”的这个义项,《汉语大字典》也未收。吴士勋等(1992)、高文达(1992)、许少峰(1997)等一些近代汉语词典也未收。许少峰(2008)“戏”收有八个义项,但也未收“戏”的“性交”这个义项。较早时期陆澹安(2009a)也未收。

王学奇等(2002)有350万字,共收集宋代至清代的戏曲词语11000余条,被称为中国古代戏曲语辞集大成之作,规模恢宏,史脉可寻,是近年来戏曲词语研究中重大的收获。其创新之处在于把历代词义相近的曲辞集中到一个辞条下比较异同,提高了训诂学水平,丰富了汉语语汇,成为学习古代汉语和整理研究古本戏曲的必备工具书。前面戏曲中的“戏”也有“性交”义,如明王世贞《鸣凤记》、明周履靖《锦笺记》等,但王学奇等(2002)未收,较早时期陆澹安(2009b)也未收。

就方言词典来说,许宝华等(1999)、李荣(2002)未收“戏”的“性交”义。吴方言的“戏”有“性交”义,但吴连生等(1995)、闵家骥等(1986)也未收。宁波话“戏”有“性交”义,但朱彰年等(1996)、汤珍珠等(1997)也未收,这可能与“戏”是秽词有关,但词典就是词典,应该收“性交”义。

2. “脬”及其他

作“性交”义解的“戏脬”最准确。“脬”,《广韵·质韵》：“牝脬。譬吉切。”朱彰年等(1996:215)收“脬”：“同‘卵脬’。”朱彰年等(1996:215)收“卵脬”：“女性及雌性动物的阴部(与绍兴等地义为‘阴囊’者不同)。也叫‘脬’‘么么’。”汤珍珠等(1997:352)也收“脬”：“女阴。”义同“屖”“卵脬”。“屖”,汤珍珠等(1997:12):“同‘脬’。”

因为方言记音不是很准确,有些人又不懂“脬”的准确含义,“脬”字在古今文献中也有多种写法。例如:

(1)不意话犹未了,只见一个小茶房走来,对着仲芳道:“哎喲,那处没寻到,哎喲喲,你先生还在这里,娘个细劈,船主叫请买办呢,快点儿上去罢,哎喲,细劈,急的狠呢。”(《冷眼观》第17回)

“细劈”两字都不准确。

也有写作“戏辟”的。如：

(2)忽见那边码头上,许多人都指着只轮船上却破口大骂。梅伯道:“这是什么?”雨香道:“我并没有晓得,走过去瞧瞧罢。”走近了,听得骂人的都是宁波口音,“妈戏辟”“妈戏辟”不绝于耳。见那只轮船镌着“北京”两个大字,雨香道:“是了,这只船是专走宁波、上海一路的……这些人谅因被轮船耽误了日子,所以痛骂呢。”(《新上海》第13回)

“辟”也不准确。

王浚卿是江苏宝应人,宝应在江苏北部,因不明“戏”的“性交”义,而写作“细”,这也是“听音为字”,因为“细”无论如何没有“性交”义。陆士谔是上海青浦朱家角人,与宁波较近,又加上上海有不少宁波人,这个“戏”用得准确,但也不是很懂宁波话的“脍”,或是因为“脍”比较生僻,所以写作“辟”,显然也是“听音为字”,“辟”无论如何没有“女性的阴部”义。

也有写作“希匹”的。20世纪50年代唐人的长篇小说《金陵春梦》写作“娘希匹”,这同样是不准确的。后来好多反映蒋介石的影视剧也由此写作“娘希匹”,是以讹传讹。“希”也没有“性交”义,这个“希”与李玉《清忠谱》中“娘稀”的“稀”是同音字。“希匹”两个字也都不准确。

查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,“娘希匹”共使用 27 处,其中《宋氏家族全传》7 处,《晚年蒋经国》1 处,《蒋氏家族全传》1 处,杜卫东《开国第一反敌特行动》2 处,福贝《从未领兵打仗的神秘将军》1 处,胡辛《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》1 处,鲁青《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的最后四十一小时》1 处,张剑《反正被害的爱国将领陈仪》1 处,《读者》合订本 3 处,张正隆《雪白血红》1 处,沈永兴、朱贵生《二战全景纪实》3 处,邓贤《大国之魂》1 处。以上的“娘希匹”都为蒋介石所骂,似乎为蒋介石所专用,显然是受唐人《金陵春梦》或一些影视剧的影响。还有一些“娘希匹”是其他人所骂。如:

(3)“娘希匹!”杨重用浙江官话骂了一句,试试自己的嘴是否依然开合自如。(王朔《你不是一个俗人》)

说“娘希匹”是浙江官话并不准确。除了宁波,浙江其他方言似乎未见有骂“娘希匹”的。

(4)“倘教书用得着来企业,娘希匹。”我最烦高高在上、不可一世的公仆,芝麻粒似的官,放在今天,不照样也得下岗。看到人事处长傲慢的神情,我窝了一肚子火,扭头就走。(陆步轩《屠夫看世界》)

陆步轩 1966 年出生于西安市长安区,1985 年以长安区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。1989 年毕业分配至长安区柴油机厂工作,后下海经商,从事过多种职业,以“眼镜肉店老板”的身份闻名。2005 年,陆步轩自述人生的 20 万字纪实文

学《屠夫看世界》，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。陆步轩似乎与宁波没有任何关系。

(5)但是刘高得睡觉啊，所以当老宋砸开门之后进去，还没等说出“刘总，我找你有要事相商”的话来，就被刘某人将官靴飞到了脸上，旁边老婆一看，这不是掬我的强人吗，赶紧告诉丈夫之后，刘高想起平时的谣言更是怒火冲天，拿起电话来就吩咐左右，“娘希匹，给我拿下！”（网络语料《无厘头水浒故事：完全强盗手册》，另有1处）

上例作者是王小枪，本名王晓东，1979年出生，山西定襄人，毕业于山西医科大学，后为编剧、作家，是最早进驻新浪网的专栏作家之一。王小枪与宁波似乎也没有任何联系。

至于朱学勤(2010;2016)所说的“娘希匹”事件，更说明“文革”时的朱先生是不懂得“娘希匹”的真正含义的。

就理据来看，几种写法中应该“脍”最准确，它是“女性的阴部”义，且在《广韵》中就有收录。“脍”与“劈”“辟”“匹”等也是音同或音近，与“戏”字使用同样的原因，也是“听音为字”。

又从上面的例子来看，“娘戏”“娘嬉”“娘稀”“娘喜”等，其实应该是省略了后面的“脍”。

3. “丫麻”及其他

石汝杰等(2005:651)收“戏虾蟆”：“指鸡奸。”如：

(1)那男色一道，从来原有这事。读书人的总题，叫做翰林风月；若各处乡语，又是不同，北方人叫炒茹茹，南方人叫打篷篷，徽州人叫塌豆腐，江西人叫铸火盆，宁波人叫善善，龙游人叫弄苦葱，慈溪人叫戏虾蟆，苏州人叫竭先生。（《石点头》卷14）

上例的“弄苦葱”，石汝杰等(2005:651)原作“弄若葱”，误。

白维国(2011:1659)也收“戏虾蟆”：“男子同性恋的讳称。”例句同上。

关于“鸡奸”一词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注释是：“指男人与男人之间发生性行为。”我们看例(1)，“鸡奸”的注释是准确的，因为前面有“那男色一道”，从中也可见，“戏虾蟆”中的“戏”确有“性交”义。

许少峰(2008：下册1987)收“戏娘”：“口头秽词，犹他妈的。”例如：

(2)[丑]噤。匡去画门神。再弗凿些坑汙。常伯醒，我戏娘虾蟆，狗也弗射你！我定用打渠。（周履靖《锦笺记》13出）

周履靖是浙江嘉兴人。因为不知方言中有“戏虾蟆”的说法，许少峰(2008)竟然收了“戏娘”这个词条，“戏娘”竟然作了“虾蟆”的定语，“戏娘”不成词，更是错误的。其实，“戏娘虾蟆”应该是“戏娘的虾蟆”，“戏”的对象是“娘的虾蟆”，即“娘的阴部”，

“娘”作“虾蟆”的定语。上例的“戏虾蟆”义为“戏脬”，与《石点头》中的“戏虾蟆”义为“鸡奸”不同。

看来，上面二例“戏虾蟆”意义有所不同，一是指“鸡奸”（男性同性恋），“戏”的对象是男性。一是指“女性的阴部”，“戏”的对象是女性。或许前者是本义，后来泛化，所指对象扩大了。

许少峰（2008：下册1987）收“戏丫麻”：“浙江方言，骂人的话。”如：

（3）[丑背云]这个戏丫麻，一百两银子还嫌少哩。[副末云]你怎么骂我。[丑云]岂敢骂大叔。我慈溪乡语，但是敬重那人，就叫他是戏丫麻了。（《鸣凤记》第4出）

许少峰（2008：下册1987）“戏丫麻”的注释“骂人的话”语焉不详。同时，说是“浙江方言”面也太广。

对“戏丫麻”一词，王起（1985）：“戏弄人的话，原义不详。”注释也不准确。隗芾（1981）：“刁钻古怪、脾气不好的人。”注释更是风马牛不相及。

朱彰年等（1996：215）说“卵脬”也叫“脬”“么么”。朱彰年等（1996：25）收“么么”，义项有二：①指嘴巴（含贬义）。俗语如“么么馋痨，一世絮好”，也说“么么皮”“么么月”。②同“卵脬”。其实，就古代文献来看，应该还有“丫麻”“虾蟆”的写法。周志锋（2006：108-109）说到“戏虾蟆”与“戏丫麻”，上例前后也用到多个“戏丫麻”：

（4）[丑]牛大叔，昨日小礼到了么？……[副末]这个有了。只是少些。[丑背云]这个戏丫麻，一百两银子还嫌少哩。[副末]你怎么骂我？[丑]岂敢骂大叔。我慈溪乡语，但是敬重那人，就叫他是戏丫麻了。[副末]如此多叫我几声，折了银子罢了。[丑]这个就叫戏丫麻，戏丫麻，嵯娘戏丫麻。[副末]怎么有个娘字在里面？[丑]娘者好也。[副末]罢罢。我不计较了。（《鸣凤记》第4出）

周志锋（2006：109）说，“戏”犹入、合，性交。而“丫麻”一词，宁波话有两义，一是贬称嘴巴，二是指女性生殖器（朱彰年等，1996：25，168）。两个义项中，“嘴巴”与“女性生殖器”两者有相似性，前一义项是本义，后一义项是前一义项的隐喻。

“戏丫麻”也有写作“嬉丫麻”的。石汝杰等（2005）收“嬉丫麻”：“詈语，妈的。”如：

（5）[末]你方才说什么“嬉丫麻”，可是你在那里打乡谈骂我？[付]弗是吓，我答慈溪人个乡谈，但是奉承人，称为“嬉丫麻”。（《缀白裘》第3集第1卷）

把“嬉丫麻”注释为“詈语，妈的”，也不确。

查《缀白裘》，上例原文全文如下：

（6）[付]牛大叔听差了。我说：前日送的小礼，可曾到堂？怎么说到脏？[末]吓，敢是那一百两头么。有的，只是少些。[付背介]介贼娘喜个！我答宁波慈溪驼子一百两银子当畅一景个事，个个贼毬嬉个全然弗拉心上。盖个嬉丫麻个！[末]

吓吓吓！你怎么骂我？[付]吓吓，怎敢骂牛大叔？[末]你方才说什么“嬉丫麻”，可是你在那里打乡谈骂我？[付]弗是吓，我答慈溪人个乡谈，但是奉承人，称为“嬉丫麻”。[末]吓，你们乡里奉承人叫“嬉丫麻”？[付]正是。[末]赵先儿，今后礼物不要送我，我最喜的是奉承，多奉承我几句就够了。[付]这个容易，请居正了。[末]吓。[付]牛大叔。[末]老先儿。[付]吓个嬉丫麻。[末]哈哈！好吓！[付]吓个嬉丫麻个！[末笑]哈哈！[付]吓个娘嬉丫麻个！[末]住了，这句是骂我了，为何多了一个“娘”字？[付]牛大叔连你家令堂太太多奉承在里头了。[末]吓，连我家家母多奉承在里头了？哈，哈，哈。多谢，多谢。[付]牛大叔，你个娘嬉丫麻答答窍个！你个贼娘嬉丫麻！[末]哈，哈，哈。够了，够了。[付]待我多奉承你几声。[末]够了。（《缀白裘》第3集第1卷，即王世贞《鸣凤记·严寿》）

《缀白裘》中的《鸣凤记·严寿》，实际上就是明代王世贞《鸣凤记》第4出“严嵩庆寿”。在用字上，“戏丫麻”写成“嬉丫麻”，这也是“听音为字”，如前所说，“嬉”同样不如“戏”准确。

《鸣凤记》的作者王世贞是江苏太仓人，显然比同为苏州人的钱德苍用字准确。同时，“虾蟆”与“丫麻”，也是后者准确。宁波方言中，“虾蟆”只有动物名这个本义，而“丫麻”却有本义与隐喻两种用法。朱彰年等（1996:399）收“蛤吧”：“蛤蟆。”俗语有如“蛤吧撩菜”，“恶人自有恶人磨，杨蛰会拨蛤吧拖”，也叫“喷火癞鼈”“放火癞鼈”^①。

宁波方言中，“丫麻”也写作“么么”。朱彰年等（1996:25）收的是“么么”，义项有二：一是“指嘴巴（含贬义）”，也写作“么么皮”“么么丹”；二是“同‘卵脬’”。朱彰年等（1996:168）“卵脬”的注释是：“女性及雌性动物的阴部（与绍兴等地义为‘阴囊’者不同）。也叫‘脬’、‘么么’。”汤珍珠等（1997:352）也收“脬”：“女阴。”该词也写作“尻”“卵脬”（汤珍珠等，1997:352）。

宁波方言中“么么”还有写作“丫码”的，本义是“嘴巴，含贬义”（汤珍珠等，1997:105），但在宁波话中也可以指女性的生殖器官，显然也是隐喻用法。

关于“鸡奸”，慈溪人说“戏虾蟆”，宁波人说“善善”。周志锋（2010:64）说，“鸡奸”明代慈溪话叫“戏虾蟆”，颇疑“戏丫麻”与“戏虾蟆”是一语之转，因为男女性交跟男子与男子性交毕竟有诸多类同之处。也就是说，宁波话中“虾蟆”“丫麻”更多的是指“女性的阴部”。这是“戏”的对象、部位，与明清时候的“戏虾蟆”中的“虾蟆”

^① “鼈”是“鼈”的类推简化字。《说文·黽部》：“鼈，鼈鼈，詹诸也。《诗》曰：‘得此鼈鼈。’言其行鼈鼈。从黽，爾声。”段注：“《邶风·新台》文，今《诗》作威施。”黄侃《蕲春语》：“案：今《诗》作施，海宁语谓之癞鼈，亦曰癞鼈格博，格博即虾蟆音转也。”（蒙张青松先生相告，谨此致谢）看来，不但宁波方言把“蛤蟆”称作“癞鼈”，海宁方言也如此。

意义有别。

奉化方言骂人有“么么皮”，也说“卵脬皮”，“么么皮”本指嘴巴，又义同“卵脬皮”，也是隐喻。

石汝杰等(2005)因不熟悉“嬉丫麻”与“戏虾蟆”的关系，对两个词语注释不同，前者是“詈语。妈的”，后者是“指鸡奸”，后者是准确的，前者不确切。

白维国等(2015:2269)又收“戏虾蟆”，注释是“鸡奸”的隐语，例句出自《石点头》，但例子更多的“戏丫麻”却未收，也未收“嬉丫麻”。

周志锋附记(2012:113)说：“也许有人会说，考证这个词语有点无聊甚至庸俗。但是，正如医生看病往往忽略性别，语言研究也无雅俗之分。有鉴于此，戏为此文。”

我们深有同感。因为“戏”字以及“戏×”等词语在近代汉语文字、词汇研究，还有汉语方言研究中都会碰到，此文应该还是有些许学术价值的。同时，我们不禁又想起好多年前有一小品，主角为魏积安，其中台词涉及“娘希匹”。因为作者与演员不懂“娘希匹”的真正含义，竟然在中央电视台这样庄重的场合，对“娘希匹”进行了不恰当的展开、调侃，“希匹”被说成“CP”。

引用书目

《鼓掌绝尘》，金木散人编著，刘葳校点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。《欢喜冤家》，周有德等校点，春风文艺出版社1989年。《锦笺记》，[明]周履靖，《六十种曲》，[明]毛晋编，中华书局1996年。《冷眼观》，[清]王浚清，《中国近代珍稀本小说》，董文成等编，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。《鸣凤记》，[明]王世贞，《六十种曲》，[明]毛晋编，中华书局1996年。《清忠谱》，[清]李玉，《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》，王季思主编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。《生绡剪》，李落、苗壮校点，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。《石点头》，[明]天然痴叟，《〈石点头〉等三种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。《新上海》，[清]陆士谔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。《型世言》，[明]陆人龙编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。《缀白裘》，[清]钱德苍，中华书局2012年。

参考文献

- 白维国(主编) 2011 《白话小说语言词典》，商务印书馆。
- 白维国(主编) 江蓝生 汪维辉(副主编) 2015 《近代汉语词典》(全四卷)，上海教育出版社。
- 曹志耘(主编) 2008 《汉语方言地图集》(语法卷)，商务印书馆。
- 高文达(主编) 1992 《近代汉语词典》，知识出版社。
- 汉语大词典编纂处(编) 2010 《汉语大词典订补》，上海辞书出版社。
- 李 荣(主编) 2002 《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》，江苏教育出版社。
- 李 荣(主编) 汤珍珠 陈忠敏 吴新贤(编纂) 1997 《宁波方言词典》，江苏教育出版社。

- 陆澹安(编著) 2009a 《小说词语汇释》,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。
- 陆澹安(编著) 2009b 《戏曲词语汇释》,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。
- 闵家骥 范晓 朱川 张嵩岳(编) 1986 《简明吴方言词典》,上海辞书出版社。
- 石汝杰 2009 《吴语文献资料研究》,日本好文出版社。
- 石汝杰 2018 《吴语字和词的研究》,上海教育出版社。
- 石汝杰 [日]官田一郎(主编) 2005 《明清吴语词典》,上海辞书出版社。
- 王起(主编) 1985 《中国戏曲选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。
- 王学奇 王静竹(撰著) 2002 《宋金元明清曲辞通释》,语文出版社。
- 王云路 1996 《谈谈汉语中的听音为字现象》,《语文建设》第5期。
- 隗蒂 1981 《元明清戏曲选》,吉林人民出版社。
- 吴连生 骆伟里 王均熙 黄希坚 胡慧斌(编著) 1995 《吴方言词典》,汉语大词典出版社。
- 吴士勋 王东明(主编) 1992 《宋元明清百部小说语词大辞典》,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。
- 许宝华 [日]官田一郎(主编) 1999 《汉语方言大词典》,中华书局。
- 许少峰(主编) 1997 《近代汉语词典》,团结出版社。
- 许少峰(编) 2008 《近代汉语大词典》,中华书局。
-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(编) 2016 《现代汉语词典》(第7版),商务印书馆。
- 周志锋 2004 《明清俗语词考释》,《古汉语研究》第3期。
- 周志锋 2006 《明清小说俗字俗语研究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。
- 周志锋 2010 《宁波方言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趋势》,宁波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(编)《宁波市社会科学界首届学术年会文集》,宁波出版社。
- 周志锋 2012 《周志锋解说宁波话》,语文出版社。
- 朱学勤 2010 《读禁书“娘希匹”惹大祸 为购书冒充“省军级”——“文革”读书记》,《文史月刊》第4期。
- 朱学勤 2016 《“文革”读书记:为购内部书冒充“省军级”单位》,《档案记忆》第2期。
- 朱彰年 薛恭穆 汪维辉 周志锋(编著) 1996 《宁波方言词典》,汉语大词典出版社。

(责任编辑:温敏)